

EVERYTHING BY
DESIGN:
MY LIFE AS AN
ARCHITECT

建筑师的生活： 一切源自设计

[美] 艾伦·拉皮迪斯 著

尹志伟 译

Design

EVERYTHING BY
DESIGN:
MY LIFE AS AN
ARCHITECT

建筑师的生活： 一切源自设计

| [美] 艾伦·拉皮迪斯 (Alan, Lapidus) 著

尹志伟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献给卡洛琳，

无论何事，无论任何方面，

我的支柱

致 谢

我要感谢菲尔·列夫津，我那完美、宽容尤其是学识渊博的圣马丁出版社编辑。对于首次出书的我来说，是他的指导和英明的建议让这一经历变得愉快。

湖区作家协会给我的帮助是我值得珍藏的财富。这些才华横溢的缅因州作家，耐心倾听并在我撰写这本书中给予了很多令人感激的指导。

我儿子亚当很具天赋，比如他向我展示了成为一名作家是可以实现的。

李·莫尔顿，当地的计算机高手，领我穿过神秘的计算机世界。

以及我所有的客户，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时而给我惨痛的教训。但也正是他们让我得以实现我设计的建筑。

谢谢。

序

艾克斯罗德夫人想从她的浴室中观赏到海景。

这提出了一个难题。主卧室位于前排海滨别墅的后面，因此其卧室的玻璃落地门会直接面对前面一个私人花园。浴室所在的盥洗室嵌套在主卧室里。但很不便的是，大海正好位于那栋海滨别墅的前方。

于是我开始思量我要成为一名建筑师的选择是否明智。

众所周知，人们总是欺骗他们的心理医生，但对建筑师却从不。可恶的是，你总可以寻找到另一个心理医生，但你将不得不生活在你的房子里。这导致客户会将新奇的构思演变成怪诞和扭曲的想法。通常我愿意答应任何一个诸如此类的一点癖好，只要它们不造成环境的破坏，文明的崩溃，抑或是违反当地的建筑法。

诚然，住宅不是我的专长。酒店和赌场则是。但有时我也会为像艾克斯罗德女士这样的朋友做家装设计。正因为想找我做设计的客户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十分贴合他们每一个人的设计。“贴合”是一个恰当的词，我认为定制建筑设计好比量身定做西装。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客户朋友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把我的设计描述成为“在长岛东端上的艺术品”。

有时候，比如我在给艾克斯罗德夫人家绘制设计方案时，我会思考学校所教授的理想化建筑与职业建筑之间的巨大差异，前者主要不受现实约束却往往被不现实的虚幻束缚，而后者情况是建筑从业者太多，却要去竞逐为数较少的建筑业务。建筑业被认为是第二古老的职业，但有时她与第一古老职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959年，当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学院学习的时候，面容老皱如钢版画一般的院长肯尼斯·史密斯在欢迎我们36个学生时，用他那十分标准的语言说道：“这门古老技艺不会给你带来世俗的富有，但如果你成功地完成六年的学习和三年的见习，并通过严格的执业考试，你将有幸成为古老工匠群体中的一员，正是他们留下了人类编年史，用一种通用的语言与未来的人们沟通，告诉尚未出生的后代们，他们是如何生活、怎样劳作以及他们信仰什么。”

艾克斯罗德夫人崇尚在风光秀美的环境中进行女性保养健身。就让后来人琢磨这一点吧。

在过去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作为一个纽约建筑师，在纽约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与诸如唐纳德·川普（以致《华尔街日报》称我与“唐纳德·川普的御用建筑师”），迈克尔·艾斯纳和他的迪士尼公司，比尔·泽肯多夫，约翰·狄西曼（他曾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我“可能是最有知识的建筑师”……在酒店经营方面），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索菲娅·罗兰和卡洛·庞帝，约翰·林赛市长以及后来的莫斯科市长；鲍伯·古西奥尼，红花牛排馆的罗基青木以及各色秘密政党成员合作或为

他们做设计。你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遇到其中的大部分人。

我已经被问过无数次，“建筑到底是做什么的？”以及“成为建筑师会是什么样子？”随着岁月的流逝，我逐渐认识到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对大多数人的兴趣的回答，而且据我所知，还从未有过一本描述建筑业内人士的生活及职业建筑师的动力，并专为普通读者而写的建筑书。本书关乎实际的建筑和真实的客户，其中的许多人，坦率地说，要我设计出比别人更高更神气的建筑，以鲜明地向世人展示“我的建筑要比别人的更大”。实际上，某组织要我设计一个大西洋城赌场，其中一位黑帮成员在弗兰克·辛纳屈演唱会上的一个极不寻常的商务会议上当着一桌同僚的面说，我让建筑物立起来的方案让他觉得兴致勃勃（并非其原话）。

好莱坞似乎把建筑师，至少是男性建筑师看做具有标志性和有趣的人群。例如，《欲潮》中的加莱·古柏；《火烧摩天楼》中的保罗·纽曼；《交叉点》中的理查德·基尔，其中由莎朗·斯通饰演其妻；以及《桃色交易》中的伍迪·哈里森，其中由罗伯特·雷德福所饰演的富翁愿意出100万美元与哈里森在剧中由黛米·摩尔扮演的妻子共度良宵。尽管《桃色交易》难与《公民凯恩》媲美，哈里森发表的长篇独白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关于作为一名建筑师的最好描述。就连拉尔菲在《黑道家族》中也曾说在他转向“家族”事业前原本计划成为一名建筑师。

一家杂志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我：“飞行员、跳伞运动员、作家、厨师、仅有一次经历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当然，还有酒店建筑师。”（提到中央情报局是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被征召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表面上是去帮助重建一个旧的犹太教堂，而实际上跟我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些身份绝对不是建筑师的“同伴”，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收集有关古巴卡斯特罗政府局势的信息。见第十七章。）但在这列表的最后一项——酒店建筑师，于我心头才是最心

爱的，她构成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工作。设计酒店度假村和赌场是我觉得最满意的，因为这意味着将客户融入我称之为“参与式表演”的活动中，并试图放任和实现他们的幻想。

在超过十万人的美国职业建筑师中，加上很多未注册的建筑师（官方认证的139所学校的毕业生过半数未能通过注册认证），这些人中不说几百也有几十个杰出的建筑师。让少数的一流建筑师与余下部分人区分开的原因不一定是他们比别人更有天分，而在于他们结交的人群和服务的客户同样也是一流的。在建筑行业中的上流，你认识谁跟你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同样重要。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人将你介绍给另一个人，那个人可能转而会将你介绍给像唐纳德·川普这样的人。

毫无疑问，我有一个良好的起点。我父亲莫里斯·拉皮德斯以其1954年设计的迈阿密枫丹白露酒店或多或少地“创造”了后现代建筑，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闻名遐迩的建筑师。尽管他一生中在专业上遭受谩骂，但2006年年末他被《大西洋月刊》评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五个建筑师之一。作为他的儿子毫无疑问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我先是他的学徒，而后成为其合伙人。正因如此，我拥有比一般年轻设计师更不寻常的机会，但我总是在他的影子下工作。即使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后，我还是被冠以“莫里斯的孩子”的称号。起初，这是一个令我愤懑的称呼，但后来我对此绰号却颇感自豪。

父亲生性古怪。虽然我将他的教诲运用到我所有的实践中，况且他和我多年的合作伙伴。但我们的关系却经历了无数次的跌宕起伏。我不愿将其描述成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但任何与家长有着摇摆关系的经历，更不用说还与其中的一位共事的人，都能认同我描述的关于拉皮迪斯家庭如何互相影响的状况。我必须声明的是作为莫里斯的儿子并不是总占优势。我读哥伦比亚大学时的一个教授，吉哈德·卡尔曼，一位新粗野主义流派

的领军人，憎恶我父亲那赖以闻名的装饰手法，上课第一天因注意到我的姓，就站在我的工作台前。“拉皮迪斯？”他问。“与莫里斯·拉皮迪斯有关系吗？”“是的。”我回答道。“他是我父亲。”“上帝帮帮我们吧！”这是卡尔曼唯一能说的。

就像《纽约时报》著名建筑评论家艾达·路易斯·赫克斯特布尔三十五年前评论的那样（她用充满褒扬的语气讲述了我奉约翰·林赛市长之命，在纽约贝德福德-史蒂文森一个贫困街区设计一座公共游泳池的故事），“建筑师是……受害者和替罪羊……所有的一切都被操纵，使他要为别人的罪过负责。没人理会建筑师对于好设计的追求，反而所有的事都堆积起来阻碍好设计的产生。”

此外，建筑师光鲜生活的一部分是所有建筑师做的大部分工程都可以说是纸上谈兵，这一点鲜有局外人能够理解。原因多种多样，从客户无法进行融资，到甲方在做完方案后又改变原来的想法，到经济条件的改变迫使项目无法实现，以致恐怖袭击，如发生在世贸中心的那次，就断送了纽约市很多建筑师的业务。不幸的是，大部分建筑师直到他们经营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意识到这一现实。我所设计的建筑中大约有35%得以付诸实施，我相信这在建筑师职业中算是非常高的成功概率了。

在很多时候，经常是纯运气加上我自身也没有特别的规划和企图，我的事业和生活却显得十分独特。十分凑巧的是，我在家乡布鲁克林密德伍德高中的两个校友是埃里希·西格尔和艾伦·康尼斯伯格——成年后便是广为人知的伍迪·艾伦。伍迪·艾伦高我一届，但埃里希·西格尔和我都毕业于1954年——当时我还被评上是班里最好的写手。伍迪的电影《变色龙》讲述的是一个在许多历史时刻不断变化的人物故事，正如你将看到的，我的生活颇与电影中的主人公西力类似，在生活中我所遇到的人几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员阵容。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许多年前在我莫逆之交迈克·肯尼的中央公园西公寓里的一次社交聚会中，我被介绍给世界著名的曼哈顿演员工作室的创立者李·斯特拉斯伯格。当我告诉斯特拉斯伯格我是一名建筑师时，他问我是否有可能帮他解决其纽约上西区公寓里壁炉的烟道问题。尽管这并不是我通常处理的问题类型，但那可是李·斯特拉斯伯格啊。当我帮他解决问题之后，斯特拉斯伯格问我是否能对他的工作室进行一些改建设计。其演员工作室所在地前身为教堂，位于曼哈顿中城区，其后台储藏和衣橱空间严重不足。最后我与一些优秀的人一起为其中的几场演出做了布景设计（众多的优待之一是配有一位快乐的秘书，因为保罗·纽曼会定期召集并讨论演员工作室的设计方案）。我热衷布景设计的一个原因是它能提供即时的满足感。作为一个设计酒店和其他高层建筑的建筑师，从设计建筑到其实际在街边立起来，通常至少有四年的妊娠过程。在演员工作室的设计中，如果我做一个布景设计，不到一个月他就落成了。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我有其他的想法，我可以随时说“再往左边来点”。对于五十层的大楼来说，要这么做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另外一个关于斯特拉斯伯格的故事是：他有史以来参演的第一部电影是《教父第二部》（1974年），在其中他扮演了海曼·罗斯——以现实世界中的迈耶·兰斯基为原型。

大萧条之后不久，我父亲为他总冠以“沃尔特斯先生”和“西格尔先生”的两位顾主设计了一家纽约极富魅力的地下俱乐部——皇家宫殿。当俱乐部开业时，《纽约时报》提及作为设计师的父亲并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述，而且为开幕夜举办的纪念性活动中也可见用粗体写着：“所有的装饰由莫里斯·拉皮德斯构思并设计。”莫里斯珍爱并保存着这两个评价。

但是开幕之夜差一点夭折。当俱乐部几近完成时，一位城市建筑监察员带着一列能阻止俱乐部开业的违规清单不期而至。使我那温和的父亲受到惊吓的是，“西格尔先生”拔出枪正欲上前谈判，这时莫里斯跨步过来，递给那位官员100美元大钞，然后违规的事就此烟消云散。据我所知，我父亲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西格尔的名字恰巧是“巴格西”。莫里斯和“沃尔特斯先生”友好相处了好多年，其名字叫“娄”并将其拥有的“法国角”夜总会开到波士顿、纽约和迈阿密。莫里斯经常谈论沃尔特斯先生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她想进入播音行业却永远不会成功，因为她一发儿话音时就口吃。但他却从未意识到电视上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就是“娄”的女儿。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即从事建筑师职业三十年有余，我终于明白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从酒店这个一直是我专长的营生中挣钱的人并不是建筑师而是其拥有者。因此我开始既做设计又同时拥有一家酒店。我推销给投资者的是，我在酒店行业中的经验已经使我具有知道如何操作才能获得丰厚回报的能力，结果我组建了一个投资集团，我入股其中。最终成果就是华尔街假日酒店，位于戈尔德街和普拉特街交叉路口的一隅，面向市中心，它是金融区五十年内的第一家新酒店，也是纽约市第一家以商务旅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酒店。设计为十七层，配备138间客房的精品酒店，每个房间都配备有超高速的互联网服务，以提供非凡品质的住宿服务。它自1999年开业以来营运一直很成功，拥有异常高的入住率和回客率。富有想象力地利用土地也是假日酒店的独到之处，借用《时代周刊》的话就是“在原先为一个4000平方英尺的梯形停车场上看看到底能安排多少建筑面积的成功案例。”

鉴于华尔街假日酒店的成功，我对我所做的建筑项目变得十分挑剔，通常要求所有权股份作为我设计费用的一部分。目前我在卡茨基尔的一个重要项目，在服务理念上至少在美国又是一个新概

念。这是一个提升身体和心灵的世界级水疗中心，叫旅舍山庄，也即日本传统旅店。它不单是一个遮风避雨的建筑，而且是恢复元气（精神）的场所，配备有宁静的花园，林荫的人行道，能让人放松的浴场，在提供美国和亚洲精美食品的同时还着力提供本国闻所未闻的高水平个性化服务。出人意料的是，选址之一是曾经富有盛名的康科德酒店原址，就像格罗辛格酒店一样，是我父亲早期的酒店项目之一。就像他将自己融入他所设计的那些酒店中一样，枫丹白露酒店更是如此，日本旅舍也是一个我希望能逗留的地方。正如我告诉《新闻周刊》的一样，我理想中的酒店是一个“像家一样舒适”和“能在其中安睡”的地方，否则“它就是一个失败品，无论其他建筑师怎么说”。

目 录

致谢	3
序	5
1. 唐纳德·川普的建筑师	1
2. 拉皮迪斯的成长	15
3. 海陆空三军生活	37
4. 在哥伦比亚大学（几近开除）	45
5. 身为儿子也想崛起	63
6. 情人眼里出西施	79
7. 一座生长在布鲁克林的游泳池	91
8. 高山上的呼喊	109
9. 拉斯维加斯纪事	139
10. 唐纳德在新泽西海岸	175
11. “这里是魔幻王国， 魔术师绝不泄露他们的秘密”	201

12. 迪士尼四剑客	215
13. “全曼哈顿最漂亮的建筑”	245
14. 忘恩负义的生活	265
15. 涉足荒野	287
16. “帮个小忙”	299
17. 拉皮迪斯先生回归故里	307
18. 富人与名人	315
19. 新的征途	327
20. 世界末日	343
21. 传统日式酒店	363
结语	371

1

唐纳德·川普的建筑师

Donald Trump's Architect

唐纳德·川普的建筑师

电话中的声音十分熟悉：“嘿，艾伦，你咋样，好久不见了啊。”

自从上回跟唐纳德·川普聊天之后确实是有日子没见面了。援引《华尔街日报》的话，他的电话直接使我成为“唐纳德·川普的御用建筑师”，并密切参与到他的川普大厦的设计和建造中，还有亚特兰大城的第一个赌场，以及由于这种关系，他在其他地方的好多第一个。它也使我有机会看到在他成为公众人物之前的那个川普，看到他从起初的角色演变到下一个，像蛹化蝶一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一个蝴蝶演变成一个壮丽的生物体。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个叫弗雷德·川普的在我父亲早年设计的一个稍小一点的叫圣苏锡的迈阿密海滩酒店工作。川普非常喜爱那座酒店大堂的设计。那时他正计划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海洋景